

三千煩惱絲：台灣女性雷射除毛與認同建構之分析

Three thousand strands of trouble : A Study of Taiwan Women's Laser Hair Removal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摘要

人體乃傳播最原初的源頭，人們會依據當代社會的主流身體規範規訓自己的身體，傳遞背後所代表的價值，也依此形塑自我認同。當前社會認定標準女體的要件中，我們往往都忽略了「沒有體毛」也是一項相當重要的條件。對女人來說，體毛的去留具有相當的政治性，並佔據做女人（being woman）過程的重要戰略位置。本研究藉聚焦台灣女性雷射腋毛的行為，探討女性在規訓身體時，其如何理解社會規範，又其身分認同與理解策略之間的關係。

中文關鍵字：女性認同、現象學、雷射除毛、詮釋現象學分析

壹、現象初探

一、性別身體的傳播--身體毛髮管理

我們的身體有如傳播的身體，它的所在、行動、知覺等引導意義產製的過程，因此身體的存有性質可說是負載著基本的傳播能量...身體的移動和運動有如傳播的運作與實踐一般，身體可以說是意義產製的基本核心單位.....

(陳明珠, 2006, 頁 27)

近代由於後學興盛，對於身體的思維已經顛覆過往笛卡爾（René Descartes）所強調的「我思故我在」的層次，身體已經不再只是個純粹裝載靈魂的軀殼，而是融合主體和客體的實際存在。這一波「身體—主體」（body-subject）的討論，讓傳播界正視身體乃是人類最原初的傳播媒介，身體的存在本身便具有產製意義的能量。

從遠古時代開始，人類就以貝殼、礦石裝飾和展現自己的身體、地位。直至今日，人類依舊會利用髮型和衣著配件來凸顯個人風格，甚至藉由雕塑身材來告訴他人自己是重視身材維護、具有健康意識等概念的人。上述種種行為都是利用身體做為訊息的載體，傳遞目的。而近代針對身體本身進行改造的手法越來越多，社會文化對於性別身體的固有規範到了今日仍被大多數人奉為圭臬。

以女性來說，近一世紀以來，關於「社會規範如何塑造理想女體」的研究不在少數，但在關於美麗女人的身體條件中，往往我們忽略「沒有體毛」也是一項相當重要的條件，這不難看出女性身上該是沒有多餘體毛的形象已經內化到我們的既定印象之中。因此對於女人來說，身上的毛髮具有相當的政治性，並佔據了做女人（being woman）過程的一個重要戰略位置。不過，同樣是身上與生俱來的毛髮，女人的頭髮、腋毛和陰毛卻各自被社會賦予極大不同的意義。女人的腋下是個既保有其性感表徵，又同時與骯髒、異味及野蠻之感共存的神祕之地。因此，腋毛一向被社會文化標記著處理、照顧好它才是做性感／乾淨女人的方法之一。

當然西方國家有不少人會處理私處的毛髮，不過以身體部位來區分，即使是白人女性，腋毛仍舊是最多人會去除的部分¹。而以東方女性來說，處理私處毛髮的比率更少，但相對地，會積極處理腋毛的女性則不在少數。而這一切都得拜 20 世紀初時，吉列（Gillette Safety Razor Company）這家刮鬍刀公司那不可遏止的企圖心所賜（Basow, 1991）。

¹Toerien 與 Wilkinson（2005）的研究中，會去除腋毛的女性占其受試者高達 98.67%，除陰毛者則只有約 85.69%；Tiggemann 與 Hodgson（2008）的受訪者裡，會經常去除腋毛的女性有 97.9%，但只有 74.5%有去除陰毛的習慣。

學者 Christine Hope 於 1982 年的研究中，揭示美國白人女性發展出去除體毛這一套社會規範的起源。Hope (1982) 表示，在 1915 到 1919 年之間，吉列這家公司展開了一項「偉大的腋下計畫」！他們開始推廣一種專屬於女性使用的剃刀，並在廣告中以“Milady Decollete”的字眼和女性形像（圖一）強調剃毛是上流階級女性的代表，激發當時廣大的美國女性對於去除毛髮行動本身以及除毛對自身帶來的美好效果的嚮往。

圖一：Gillette Safety Razor Company 於當時推出的廣告之一



圖片來源擷取自：<http://www.bruceonshaving.com/category/razor-history/>

吉列公司也在廣告中強調，女性想要得到光滑乾淨的腋下，使用剃毛刀是最安全且衛生（“the safe and sanitary way to the smooth underarm demanded”）的除毛方法，且擁有乾淨無毛的腋下是女性好的裝扮的必備條件之一。

於是，去除體毛的白人女性形象便透過當時流行的美國女性雜誌不斷地推廣、宣傳，逐漸變為今日典型的女性形象。當平滑、白皙皮膚的印象透過流行雜誌不停強化的同時，西方女性便開始萌生對毛髮生長的種種憂慮，因為她們認為過多的毛髮代表的是過剩的（superfluous）、多餘的（unwanted）、醜陋（ugly）和不時尚（unfashionable）的意象（Basow, 1991, p.84）。

以美國為例，過去不乏有一些知名女星，例如：茱莉亞羅勃茲，在公共場合因為不經意露出「沒有處理好」的腋下而引起廣大輿論的攻擊。中國時報在 2014 年 3 月 22 日也報導了美國流行歌手教母瑪丹娜於 21 日時，將一張她身穿內衣的照片上傳至社群網站，不過整張照片的重點並非豐滿的雙乳，而是瑪丹娜高舉的右臂下有長且明顯的腋毛。這篇報導標題也以《瑪丹娜大秀腋毛 粉絲哀嚎「妳怎麼了」》下了註解（中國時報，2014.3.22，C6 版），顯見女性，尤其

應該為西方流行時尚指標的瑪丹娜「不守婦道」地留了長長腋毛（雖然事後證實其為合成的毛髮）是多麼令人震驚且不能接受的事情。

其實傳統的中華文化中，女性的腋毛是被允許存在的。李安導演知名的電影作品《色戒》中，演員湯唯為求真實，還特地留了八個月的腋毛。² 只是在西風東漸的影響之下，東方女性也開始希望將身上「多餘的毛髮」斬草除根。最近日本竟然也興起讓小學女生也開始上美容院除毛的風潮。有報導指出，不少日本的美容中心推出專門給小學女生用的兒童除毛療程，可以除毛的部分包含臉、手、腳及腋下等部位，且只要年滿七歲就可以執行療程³！可以發現，對於體毛的焦慮並不只是西方女性的困擾，且開始感到焦慮的年紀已經下修到還未值青春期的女孩子。

台灣女性對於毛髮的焦慮也不亞於西方女性，這在近年醫美風潮興盛之前，雷射除毛技術早已名正言順地存在於台灣的大街小巷便可見一斑。搜尋目前全台最大的電子佈告欄系統 (BBS, Bulletin Board System) 「批踢踢實業坊」 (bbs://ptt.cc，以下簡稱 PTT)，發現女性集中討論醫美手術相關資訊的版為醫學美容版 (facelift)。醫學美容版是專門討論和整形美容有關話題的空間，版規嚴格禁止有廣告嫌疑的發文，因此版上文章都是以鄉民發問或術前術後心得分享為主。我於 2014 年 5 月初第一次上醫學美容版搜尋「除毛」關鍵字時，即發現 934 篇討論除毛手術的相關文章，接著於 2014 年 7 月 5 號上站觀察時，除毛相關文章已經增加到 1028 篇⁴。推估從 2009 年至今，每一年版上的除毛手術文都約有 200 篇。另外，細究每一年各月份的發文數量變化，可以發現台灣的夏季（約四月開始）來臨時，版上的發文數便有明顯增多的趨勢。顯見夏季的來臨，讓女性因為衣著清涼導致腋下或其他身體部位可能暴露，所以便有執行「體毛整頓計畫」的需求！

隨著美容工業無可抑制的野心，日新月異的雷射除毛技術被用來「拯救」陷入毛髮焦慮的萬千女性。不過，雷射除毛其實也有許多副作用，除了花費昂貴之外，包括術後的毛囊紅腫、手術進行時和術後的疼痛感，甚至感染等⁵，都讓女性因為除毛而必須付出更多代價和承擔更多風險，但過去國外的實證研究卻都沒有討論這群進行雷射除毛的女性經驗。因此，本研究的研究場域鎖定在仍舊缺乏研究的台灣地區，受訪對象將針對曾到醫美診所除毛的台灣女性，藉由個別訪談釐清以下幾個研究問題：

- 一、受訪者是如何理解社會文化中的除腋毛規範？賦予雷射除毛的經驗什麼意義？
- 二、受訪者進行除毛手術的動機、目的和經驗？
- 三、女性的身分認同與理解策略之間的關係為何？

² 中國評論新聞網：李安要求寫實年代 湯唯 8 個月沒刮腋毛

<http://hk.crntt.com/doc/1004/5/7/4/100457431.html?coluid=7&kindid=0&docid=100457431>

³ 參閱 http://www.ettoday.net/daemon/post/4278?from=fb_et_news

⁴ 2014 年 7 月 5 號下午 3 點 15 分紀錄，醫學美容版上總文章數達 19963 篇。

⁵ 參考資料擷取自：<http://mag.nownews.com/article.php?mag=2-13-950>

貳、 文獻探討

本研究的立論基礎便是人的身體本身就是傳播最原初的源頭，由此出發，探究性別霸權如何體現在現代女性看似私密卻又普遍的毛髮管理行為，又女性講述、理解除毛經驗的方式與自我認同之間的關係又是為何。因此本章第一節主要討論的是身體毛髮與女性氣質之間的關聯。文獻從文化社會的面向切入觀察西方社會中不同性別、人口變項的人在毛髮管理上的動機、樣態和異同。第二節開始，辨證本文所指涉、所研究和關注的主體性到底為何，並嘗試以現象學的取徑摒除外在任何預設和規範的解釋框架，試圖回歸、看重女性原初的身體感知與經驗。

彼拉塔 (Pilotta, 1996) 曾指出身體是「感官的普遍概念」(sensuous universal) 之源，也就是說身體本身既是傳播結構中展現意義的媒介或平台，也是主動生產感知意義的傳播主體。因此當身體已經不只是單純的血肉之軀，我們得以反思身體與外在有形世界和無形文化的一切牽連，探討身體主體在世存有 (being-in-the-world) 的意涵 (引自陳明珠，2006)。

承上，身體既然是各樣文化腳本爭奪、實踐的場域，回歸到身體政治的討論，性別身體一向也是女性主義傳播學者熱衷討論的議題。在後結構主義思潮的影響之下，性別成為一種論述建構 (discursive construct)，且這論述充滿不確定性和內爆，性別界線已然模糊且增加更多越界的流動性。但在華人社會裡，主流的性別論述依舊僵化地按二元分立，兩性有各自被分門別類、安排妥貼的陽剛氣質 (masculinity) 與陰性氣質 (femininity)，不容人們輕易越雷池一步。這些特質／標籤即是一種無所不在的意識形態，以本文來說，有體毛的女人之所以會覺得自己或被外界認為不像女人、不夠性感以及不夠乾淨，正是因為體毛被文化規範貼上了一張「與陰性氣質相牴觸」的標籤。因此女性體毛的展現變成一種邪惡的掙脫和破壞，自然生長體毛的身體就會源源不絕地帶給女性「打破規則」的焦慮。女性為了不打破這樣的規則，或不願承擔打破規則的結果和制裁，便寧願終其一生不厭其煩地除毛，足見體毛與陰性氣質之間的負面關聯有多麼強烈，且已深深滲透在社會文化及每個人的意識形態之中。

本小節將討論過去外國學者關注當地女性去除體毛的實證研究，以了解陰性氣質與除毛原因、受訪者自身和社會對體毛的觀感、對於有無體毛的心理反應、陰性氣質與除毛方式，以及個人變項與除毛行為之間的關聯等相關研究。這些探討面向看似相當細碎，當其實都直指一項事實——女性除毛的行為並非單純出自個人的自由選擇，而是迫於服膺社會規範。而且正是因為社會規範的壓力潛藏在被視作日常生活中瑣碎的除毛小事的縫隙之中，往往被理解為女人自然而然的「修飾功課」(grooming routine; Tiggemann & Lewis, 2004, p.381)，因此更需要透過這些實證研究使這些現象得以攤在陽光下供人檢視，才能讓我們看見躲在陰影下的權力運作是如何實踐在每一位女性的除毛過程中。恰如 Hope (1982) 所說，「這些在日常生活中被當作是理所當然的小事，反而可以

讓我們真正地了解一個文化」(轉引自 Tiggemann & Lewis, 2004, p.381)。

一、 陰性氣質 (femininity) 與毛髮

1982 年，學者 Hope 便率先討論白人女性的體毛與美國媒體文化之間的關聯。文中指出美國女性除去體毛的行為被認定是既有的「社會規範」已經超過 70 年，揭示女性去除體毛的行為乃是源自社會和文化規範給予的壓力，這篇文章的問世也為女性除毛的領域的討論開了一扇大門。

1990 年代以後，國外一些期刊開始針對女性身體意象 (body image)、體毛 (body hair) 管理這些議題進行一連串文化、心理、性別研究面向的討論。上述文獻最早提出相關討論的是美國的 Basow 在 1991 的研究。Basow 研究指出，女性主要的除毛原因是為了保有陰性氣質 (femininity)、吸引力以及受到社會規範的驅使，後續研究幾乎都認同這樣的結果。Basow 與 Tiggemann 與 Kenyon (1998) 後續的實證研究也都指出當時美國和澳洲女性最初會開始除毛可能是因為無法抵抗社會規範給予的壓力，而之所以「持續除毛」的原因則不外乎是為了具有陰性氣質和吸引力。但到底陰性氣質與體毛的關聯為何？為什麼女性沒有體毛就可以獲得或是增進其陰性氣質和吸引力？又陰性氣質是否真的存在？

若要狹隘地區分，女人和男人基本上可以依生理性徵來區別，也就是說女人 (feminine) 先天是相對於男人的存在；不過陰性氣質 (femininity) 則是由社會文化後天建構而成 (林深靖／甯應斌編著，2004)。因此以 Gail Rubin 的「性／性別體系」(sex-gender system) 理論來看，陰性氣質和陽剛氣質皆是人為操擬出來的東西，是文化製造出來的集體想像和認同 (Rubin, 1975；轉引自 van Zoonen, 1994／張錦華、劉容玫譯，2001)。以芭特勒 (Judith Butler) 提出的性別展演理論 (Gender performativity) 來解釋，也指出「性」與「性別」本來就是一場沒有「正本」(original)、只有「副本」(copy) 的操演 (劉開鈴、郭欣茹／劉開鈴、游素玲主編，2012，頁 9)。也就是說，女人之所以為女人，並非她原本就是女人 (或者說還不夠女人)，而是她認同自己為「女性」之後，於性別操演的過程中一邊努力學習何為陰性氣質，一邊賣力展演陰性氣質而來的「成果」。而這樣的「成果」並非一種恆定狀態，若有女人踰矩地打破社會上對性別的刻板印象，就會立刻被打入「不夠女人」或是名為「男人婆」的冷宮之中，這樣的社會制裁 (social sanction) 便是促使女性遵循社會規範的重要力量 (丁興祥、李美枝、陳皎眉，1989)。因此所謂「希望保有陰性氣質、增進吸引力」以及「受到社會規範驅使」，乍看之下以女性角度來看似有主被動之分，但前者其實仍是在貫徹社會對女性的規範，女性除毛乃是為了讓自己擁有「該擁有」的陰性氣質，以符合社會上對於女性這個性別早已擬定的腳本。

正因為陰性氣質乃所謂的人造物，因此會因為各個地區或時代的不同，讓陰性氣質這樣約定俗成的觀念在各個脈絡中產生流變。但為什麼時至今日會選擇對體毛「下手」呢？20 世紀的除毛規範除了是吉列為了龐大的商業利益而製

造出來的除毛（假）需求，父權社會對於女性體毛的恐懼何在？

Basow（1991）認為，1915 到 1945 年間，社會中的女性角色有了戲劇性的變化，中產階級的白人女性不管是心理還是行為上，都開始從傳統「被區隔的」（*separate sphere*）家居生活中被釋放（*moved out*），因此除毛變成用來維持兩性之間特定差異的方法。另外，由於身體生長腋毛和陰毛是兩性性成熟的象徵，因此除毛規範也可能是父權社會意圖弱化（*de-emphasize*）女性成人地位的手段之一。

父權社會控制女體的意識形態以葛萊姆西（*Antonio Gramsci*）提出的文化霸權（*hegemony*）方式，將此意識形態包裝成較不具強烈政治意味，並嘗試轉譯成一種自然而然的常識（*common sense*），使得人人都可以輕易接受當前社會的規範（*van Zoonen, 1994*／張錦華、劉容玫譯，2001）。在這個「社會化」的過程中，媒介一向被認為是反映社會主流價值的工具，甚至推進社會主流價值的發展，因此常被女性主義者視為是父權體制和霸權下的打手，負責傳佈特定的女性形象，鞏固特定的陰性氣質。

Mazur（1986）也表示，20 世紀晚期隨著大眾媒體的興起，全世界開始流行著越來越多關於美的制式標準。許多學者（例如 *Rodin, Silberstein, & Striegel-Moore, 1985; Fallon, 1990; Wolf, 1990*）也同意當代的美麗代名詞就是年輕，或至少要看起來年輕。而「年輕」所包含的身體意象有苗條的身材、高挺豐滿的胸部、平滑無皺以及沒有體毛的皮膚（轉引自 *Tiggemann & Kenyon, 1998*）。因此我們可以知道，沒有體毛的身體與陰性氣質之間的關聯在於當代美麗的定義就是與年輕相關，所以女人為了追求社會標準的「美」，就會在潛意識裡覺得「沒有體毛＝年輕＝美＝具有女性氣質和吸引力」。一旦這樣的公式在女人心中成形，彷彿就成了不可逆的化學反應，即使女人的身體持續不斷地生長毛髮（不妨將這視作是身體對社會規範展現的抗力），但許多人仍舊無法接受自己腋下毛髮的存在。

但追求美這件事是相當主觀的。一般都認為具女權意識者和女同志較能夠察覺社會規範對女體施加的壓力，且不認為自己屬於一般社會所認定的「正規」女性，因此對於社會要求的女體樣貌並不全然買單。二來，「女性吸引力」暗示了吸引對象就是男性，所以女同志更不會意圖除毛來吸引男性。因此，Basow（1999）假設越具有女權意識的女性或女同志並不會服膺除毛規範，試圖找出具女權思想者和女同志在除毛意願上是否與其他女性有所不同。

Basow（1991）發現，雖然研究對象中較具有女權主義思想者和自我認同程度較高的女同志比較不會除毛，但較有女權意識者和自我認同程度較高的女同志當中，仍有各占 72% 以及 55% 的人會持續去除她們身上的體毛。Basow 表示，這是因為社會規範中認為平滑無毛的皮膚是散發「女性吸引力」的一部分條件，因此不管是有女權意識或是沒有女權意識的女性，對於這樣的潛規則仍是照常買單的。而我推測 Basow 在此所指的「女性吸引力」的吸引對象已經並非上述假設的只是為了吸引男性，這裡的「女性吸引力」是單純覺得自己是

有魅力的、受人喜歡的，吸引對象並不分男女。所以不管女權意識高低，女性為了增加吸引力都會願意除毛。Tiggemann 與 Kenyon (1998) 也嘗試找出女權意識與除毛之間的關聯。研究原初假設不除毛者比除毛者表現出更具有女權意識的傾向，但結果也發現除毛與不除毛的女性之間其實並無明顯差異。

承上，造成西方女性高比例地服膺除毛規範的背後除了追求「美／陰性氣質」之外，一定還有其他因素。如 Tiggemann 與 Lewis (2004) 所說，之前的實證研究已陸續針對除毛規範的存在和女性除毛的原因給予強力支持，但仍隱而未現的是「除毛規範的效力和權力背後的原因」。這其中包括社會規範究竟把有體毛的女性形象塑造成甚麼？這樣的意識形態深植女性心中後，女性對自己的體毛會反照出何種評價 (attitudes)？社會對於女性的腋毛所抱持的強烈厭惡感又是從何而來？不除毛又會有甚麼樣的制裁？這些問題將與本研究主要關懷的女性主體感知經驗息息相關。

Basow 與 Braman 於 1998 年的研究準備了兩部短片，分別呈現有體毛以及沒有體毛的女性形象，接著以研究者自己擬製的量表調查男女大學生對於影片中女性形象的感受。研究結果發現，雖然女大生比男大生對於「有體毛」抱持較多正面且具有女性主義的態度，但受試的大學生不論男女都一致認為身上有體毛的女性較不性感、較沒有人緣、較不社會化、較不快樂、較不正向且智能比沒有體毛的女性更低，而正是這種強大的負面評價和可怕的控訴令女性不敢不除毛。另外，有體毛的女性也令受試者感覺更具侵略性、積極以及強壯，而這些較符合陽剛特質的觀感也讓女性避之唯恐不及，因為一般世俗認定女性就該具有陰性氣質，若呈現陽剛氣質便會粗野地「像個男人」！這些對於體毛的反應來自於他們對於體毛所持有的「成見」。透過 Basow 與 Braman (1998) 兩位作者設計的量表，他們發現對於體毛較不具有負面評價的人，是比較具有女權主義思想的。

了解大眾對於體毛所抱持的負面評價之後，Tiggemann 與 Lewis (2004) 也察覺到女性對於腋毛很直接的情緒反應通常都是「那好噁心！」，其背後強大的情感涉入 (emotional involvement) 便是 Tiggemann 與 Lewis 想解開的癥結。Tiggemann 與 Lewis 在文中綜整了厭惡感 (參見 Rozin & Fallon, 1987; Rozin, Haidt & McCauley, 2000) 和恐懼管理理論 (terror management theory; 參見 Goldenberg, Pyszczynski, Greenberg & Solomon, 2000) 兩種詮釋路徑。他們表示兩者都可解釋除毛行為有可能是人類出於本能的保護行為，主要是避免讓人類意識到自己與動物並無不同，且終將死去的事實。二來，也是因為人們認為多毛的形象與野蠻、未進化完全的猿人有所連結，因此人類會意圖與這樣的形象進行切割，於是積極除毛，讓自己看起來像個進化完全的「現代人」，並符合現代文化對於身體意象的要求。

不過若以上述的理論來看，似乎把父權社會規定女性必須除毛的規範給徹底「除罪化」了。事實上，Synnott (1987) 過去指出，毛髮 (頭髮或體毛) 是區辨性別最原始的方式 (轉引自 Tiggemann & Lewis, 2004)，況且女性有體毛會

被視作不衛生，但對男性來說卻沒有這層聯想。因此我們可以知道，除毛規範並非以同樣的標準落實在兩性身上，女人的體毛主要是因為「個人或社會道德的因素」才會與厭惡感連結（Tiggemann & Lewis, 2004）。換句話說，是這個社會創造出大眾對女性體毛的厭惡，並非是因為毛髮的存在有多提醒人類終將死去的事實才讓女性必須除毛，否則男性何以能「置毛事外」？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研究中的受訪者中大多都是白種人。當然這不代表說這些白人女性進行除毛時就只遵循一種規則或只呈現出某一種樣態，事實也證明並非如此；但相較之下，有色人種或是不同階級、職業的女性，其管理體毛的經驗就幾乎被忽略和摒除。像上述文獻中，只有 Basow 的文章有簡略地討論黑人女性的除毛經驗，但仍舊沒有任何關於東方女性除毛行為的探討。

Toerien、Wilkinson 與 Choi（2005）也坦白，其研究結果並無法代表所有英國女性除毛的樣態，因為不同的文化或次文化中對於女體有自己的規範和崇尚（p.405）。所以學者們也好奇除了上述受訪者的性向、女權意識等變項之外，「年紀」與除毛行為之間的關聯。Toerien 等人（2005）就發現，超過 51 歲以上的受訪者比起年輕女性更少去除腿毛和陰毛，20 歲以下和 21–30 歲的受訪者比起年紀較大的女性則更少去除臉部的毛髮，這可能是因為大部分的體毛會隨著年紀漸增而讓生長速率變慢或毛量變少，但臉部毛髮則會因為年紀漸長而變多所以導致這樣的區別（Brownmiller, 1984、Ferriman & Gallwey, 1961；轉引自 Toerien et al, 2005）。

但年紀與除毛之間的關係其實不像上述單純，尤其不能忽略年紀與陰性氣質緊密相關的層面。正因為這個社會把「年輕」當作是具有陰性氣質的重要要素，因此若女性到了某個不再年輕的年紀，也許是 35、40 或 50 歲，這個社會就會自然地鬆動她們與陰性氣質／除體毛的連結。這也許是為何有些上了年紀的婦女若不除毛，也不會遭受社會規範太嚴重的譴責，因為她們已經在這社會中被歸類為不需要、喪失陰性氣質的一群，性別腳本的約束力已然減弱，或產生另一種新的性別腳本。總歸來說，女性去除體毛這樣的規範，乃是應運社會規範中刻畫的標準女體而生，這樣的標準女體，必須實踐既定的性別腳本、讓自己具備陰性氣質。「除毛」雖只是達到目的的手段之一，卻也是一項被父權體制內化到幾乎被大眾忽略的規訓手段，因此希冀藉本文這個切入角度再次喚醒大眾對女體主導權的關切。

而綜觀上述文獻，我們發現都沒有提到受訪者去做雷射除毛的相關經驗，因此本研究的受訪對象鎖定是會特地去醫美診所使用雷射科技除毛的女性。討論這些女性選擇雷射除毛的原因，並了解她們是如何理解社會規範，又其女性認同與理解策略之間的關聯。

二、 女性主體／身體與除毛科技

本研究希望探討的是到醫美診所進行除毛手術的女性經驗，及其在除毛過程前後的主體認同流變。但本文欲探究的女性主體（subjectivity）到底為何？

與身體的概念有何異同？主體、身體與認同之間的關係又是甚麼？該如何釐清這些本文重點探討的概念乃是本節欲加辯證之處。第二部分則討論第二波及第三波女性主義如何看待女性的身體與身體實踐（body practices），又現今科技介入身體管理過程後產生的「科技身體」該如何分析其實踐經驗？另外也說明本文以現象學的取徑分析女性經驗的原因。

（一）女性主體／身體的存在與認同

本文討論女性在除毛過程中的主體認同如何變化，因此在探究何謂女性主體之前，我們必須先分析主體與身體之間的關係。一般人談及「主體」，似乎強調的是心靈層面的「自我／意識」的意味居多；而「身體」指的則是生物的、實體的物質存在，幫助「自我／意識」與外在社會文化、環境一切溝通接觸的訊息接收器和發送器，因此身體也經常是各種社會規範角逐、實踐的場域之一。德國哲學家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在《精神現象學》（Phenomenology of Spirit）中有關「人的存在」的論述，就與本文論及的主體與身體的概念密切相關。

黑格爾認為，「人的意識統轄著兩種存在形式」，一種是具有超越性的或「在看的」自我，另一種存在則是固定的（無自我超越能力）的自我，或稱「被看的」自我。上述黑格爾把自我分為「觀者」與「被觀者」的觀念，被存在主義學者沙特稱之為 *pour-soir*（英譯：*for-itself*）與 *en-soi*（英譯：*in-itself*），劉崎在其著作《存在主義》（1967）中則翻作「自覺存在」與「自體存在」。前者如本文所述的「主體」概念相似，是人所獨有，沙特雖認為這個「自覺存在」不具實體性，卻是行使一切感官行動的主使者，因此是真切地存在著。而「自體存在」所指的則如「身體」一樣，有較穩定且客觀可辨的特質，並可藉由五官來感知（轉引自鄭至慧／顧燕翎主編，2000，頁 89）。

饒富興味的是，沙特認為可區辨「自覺存在（主體）」與「自體存在（身體）」兩者的正是「無有（no thing）」（轉引自鄭至慧／顧燕翎主編，2000，頁 90）。以梅洛龐蒂的知覺現象學觀點來說，即是「『我』就是我的『身體』」（轉引自陳明珠，2006，頁 18）。在此我將其理解為主體的在世存有與意義生產，乃與身體的存在相依而生，因此身體與主體之間存在密不可分的關係，身體與主體兩者並不能單獨存在。

而其實「我（主體）」與「身體」之間劃上等號的觀點其來有自，因為從遠古時代開始，人類以貝殼、礦石裝飾、展現自己身體的行為，到現代人能輕易利用醫學科技改造自己身體外貌的技術發展都可看出，「身體是人類認同與社會差異建構的重心」（Woodward, 1997／林文琪譯，2004，頁 90）。社會上的所有差異，譬如性別、階級、職業，甚至是價值觀等都可藉由身體彰顯。在差異出現的同時，認同便隨之而生。如 Woodward（1997）所說，認同是有關我們與「他者（others）」相似與相異之處的一切討論（轉引自 Sourav Madhur Dey, 2012）。

身體做為一個訊息的傳送和接收器，「經常」會與主體一起共謀該展現甚麼，或是如何解讀外界給予的意義。這過程可能是藉由身體資本的獲取（健身、整形等），或消費某些文化資本來建立更多內外在此的認同基礎，恰如女人不除毛（像男人）／除毛（像女人）也是透過身體來展現差異，認同（identity）即在此過程中產生。而陰性氣質最明顯的象徵（symbol）即是女性的身體，因此，由消費文化所驅動的巨大社會變遷之下，我們可以發現追求卓越、突出的身體外貌乃是獲取認同的方式之一（Sourav Madhur Dey, 2012）。

本文所指的女性「自我認同（self-identity）」，乃是個體回答或思考關於「我是甚麼？我不是甚麼？」這些問題產生的結果。隨著處境脈絡的不同，這些結果也會不斷與生命經驗斡旋而產生變化，因此只要思考行動沒有停止，自我認同的概念就會不停地改變。換句話說，人因為具有反身性（reflexivity），因此具有思考「我是誰」等諸如此類自我定義的能力，於是在這樣反覆且不停思考的過程中，自我認同有時就表現在關於自我的敘事。如郝天行（2013）所說：「這是一種『個體反身（反思）的認同』，由個體做為反思主體而生，以一串個體的敘事所呈現。（頁9）」

其實認同與主體性兩者偶爾也會被當作是同一詞來交替使用，因兩者的意涵具有大量的重疊性（Woodward, 1997／林文琪譯，2004，頁53）。主體性與認同一樣，包含了我們對自己本身的想法，這些看自己與看世界的觀點和感受，如同拼圖一樣，逐漸拼湊、建構成自己對「我是誰？」這個問題的答案。這個答案帶給主體的感受和後續的價值判斷，也會帶著主體進入、佔據在這個文化、社會中的各種認同位置。而「我是誰？」這個問題的答案並非恆定不變，因此連帶的主體（認同）位置也會對應著不停變動。

這種主體性、認同與主體位置的不穩定性，以芭特斯比（Christine Battersby）在《The Phenomenal Woman》中的觀點來說，探討主體性，即是探討本質。因此她提出「流體本質（fluidity）」的概念，表示性別的本質去除生物分類和社會建構之後的體現即是一種流體的狀態，所謂的「本質」並非永恆不變之狀態，反而可以說是性別本質的「正常」乃為不停變化的「無常」。因此，透過芭特斯比強調的「本質是一種體現（embodiment）的形式」（轉引自陳明珠，2006，頁183），「自我」透過與「他者」之間的差異所產生的交交流動的機會，進一步形成認同。於是對芭特斯比來說，探索「認同」，並非要窮盡探索個體本身到底擁有何種特性，而是「試圖在流體變異的關係中尋找相似的關係」（頁183）。

芭特斯比對流體本質的詮釋，也表示其認為主體性乃是持續變動的。因此對於「女性主體位置的體現」，她認為應該關注的是女性主體位置的特質。不過不可避免地，女性的主體位置勢必受歷史社會規範的影響。以除毛規範來說，當少女步入青春期時，開始生長腋毛的她的主體位置，也可說是戰略位置，就會面臨一次劇變。社會對於她的主體與身體都有了重新的定義和規範等待她去適應和服膺，而這些變動都會影響到女性本身的主體性與主體位置的修正。因

此，除毛手術前後主體性和主體位置不停修正與流動的過程，乃是本文希望從受訪者的自我敘事中了解的經驗之一。

（二）從除毛、醫學美容中解讀女性經驗

近幾年來，國人對整型的排斥已不再像過去那樣強烈，一些藝人在節目上開始不諱言自己身體哪邊「動過手腳」，上班族女性趁著中午午休時間到醫美診所打一劑肉毒桿菌或是注射玻尿酸「保養」一下也變成再平凡不過的事。這股微整形風潮席捲全球的勢力不容小覷，根據 2011 年 11 月 14 日出刊的第 385 期《財訊》報導，全球醫學美容市場的總產值在 2013 年就可達到 470 億美元，且據國內研究者評估，光是台灣的醫美市場就足足有 800 億元台幣的產值⁶。另外，根據 ITIS 的報告指出，台灣在 2009 年時的皮膚科醫療機構已達 527 家，並有 243 家整形醫療機構，且主要都集中於台北市。根據台灣美容醫學學會統計，依 Medical Insight 預估，2009 至 2014 年間，台灣醫美市場年複合成長將可達 15%，顯見台灣的醫美市場正以穩定且飛快的速度成長⁷。

我國目前引進的雷射除毛機種約有 GentleLase 亞歷山大除毛雷射、DPC 水嫩光 以及 MeDioStar miXT 德式光纖二極體雷射等三種。有些機型甚至附帶縮小毛孔和去除色素沉澱等功能，因此也有診所會把兩種機型搭配使用。另外，毛囊有其一定的生長期及休眠期，但因為雷射除毛治療對休眠期的毛囊是無效的，所以視個人體質不同，基本上需做五到六次雷射除毛才能夠讓腋下不再生長毛髮。因此整個雷射除毛療程所需的時間，可能需要半年至一年才能完全結束，達到消費者滿意的效果。

繼過去女性節食減肥、健身等討論後，在這波勢不可遏的醫美浪潮之下，女性熱衷修整、改造身體樣貌的現象再次引起眾多女性主義學者的關注。Victoria Pitts (2005) 指出，過去的女性主義學者常把女性身體實踐 (body practices) 的問題導向爭辯性與性別的意義、討論女性的主體意願，或女性以激進或其他方式改造她們的身體等議題上。比較各女性主義流派的觀點，主要分為兩類：一類強調的是女性的身體實踐乃因遭受到權力來自外部且無意識的壓迫；另一類則強調主體在進行身體實踐時，主體本身存心、執意的 (willful) 能動性。就如 Eugenia Kaw (1993) 所說的「殘害或讚揚身體 (mutilation or celebration of the body)」(引自 Wei Luo, 2013, 頁 2)。以下為兩派女性主義對於身體實踐提出的看法。

在身體實踐的意義上基進女性主義 (radical feminism) 代表人物之一的 Catherine MacKinnon (1997) 的看法認為性別化的女體即是父權體制存在與實

⁶ 資料來源：China GO 雜誌網站 擷取日期 2014/06/27

<http://www.chinagomagazine.com/m02-page22>

⁷ 資料來源：Money DJ 財經知識庫 擷取日期 2014/08/27

<http://www.moneydj.com/KMDJ/Wiki/wikiViewer.aspx?keyid=b5a22c17-8fdd-4ccf-993b-85fad7b7d34#ixzz3BZCoIYEO>

現的根據（引自 Pitts, 2005）。也就是女性為了符合性別規範／父權體制下應有的體態，總是不停地努力、嘗試改變自己身體原有的樣貌，且她們無法控制她們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y）⁸，或是創造屬於她們自己的意義，因為她們已經內化了社會的壓迫。這種內化社會規範的實例，正如本章第一節所列舉的實證研究。從那些實證結果來看，受訪女性的除毛行為無論是看似自願的追求女性氣質，亦或被社會規範所迫，答案都指向女性乃是遵循父系霸權的要求，才會去追求沒有體毛的非自然身體。如傅柯所說，

在任何一個社會裡，人體都受到極其嚴厲的權力的控制。那些權力強加給它各種壓力、限制或義務。

（Foucault, 1975／劉北成、楊遠嬰譯，2003，頁 136）

在傅柯眼中，身體只是被權力、社會結構全然掌控的對象，毫無主動權（轉引自陳明莉，2010）。不過，若只專注討論結構因素，而忽略女體本身的能動性，就會如傅柯對於女體在社會權力下所提出的「宿命論」一樣，引起不少女性主義者的質疑聲浪（陳明莉，2010）。

後現代女性主義（postmodern feminism）便為身體實踐的意義提供另一個分析角度。陳明莉指出，「後現代女性主義反對『基礎主義』（foundationalism）和『絕對主義（absolutism）』的說法，強調身體的流動性與不確定性」（陳明莉，2010，頁 20）。也就是以「差異」作為其論述的重點，拒絕維護自然、原始（pristine）的身體樣貌，讚頌稱揚的反而是別人看起來越軌怪異的身體所隱含的嘲諷意味（Pitts, 2005）。如 Judith Butler 的 *Gender Trouble*（1991）中所說，一些後現代女性主義者是將身體實踐作為一種「展演」來進行其意義的顛覆，肯定女性擁有選擇的自由，並且能從意義的顛覆之中獲取力量（轉引自 Pitts, 2005）。

另外，像是女性主義學者史凱吉（Bev Skeggs, 1997），就援引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習癖（habitus）觀點，以文化資本的角度切入勞動階級女性如何管理她們的身體外在，藉以挪用更多資源來嘗試逃離結構決定論（Mary Holmes, 2007／謝明珊譯，2012，頁 127-128）。Skeggs 文中表示，勞動階級的女性會透過增進她們的外觀穿著、身體型態來達到成為「非勞動階級」或「中產階級」的目的，例如保持苗條身材，身穿優雅長裙而非迷你裙等。也就是這些女性因為不想被貼上勞動階級的標籤，因此主動投資自己的身體，將其視作文化資本，也藉身體向他人表述她們是誰（who they are, Skeggs, 1997）。

在 Skeggs（1997）一書中，可以看出她對於女性付諸行動的能動性予以肯定，而以除毛的女性來看，擁有無毛的腋下／身體也如同勞動階級女性裝扮自己一樣，也是擁有一項文化資本、一個賦權（empowerment）的儀式，體現出

⁸ 意向性（intentionality）指的是一個人相信自己可以運用其身體來挪用周圍環境，以實現其意向，或達到其目的。（Mary Holmes, 2007／謝明珊譯，2012，頁 126）

來的就是一種正面形象。如布迪厄所言，「文化資本既被客體化、制度化，也被身體化了。」(Mary Holmes, 2007/謝明珊譯, 2012, 頁 128) 不過在肯定女性能動性之際，還是要留意落入「志願主義 (voluntarism)⁹」的樂觀，畢竟女性在這個社會上的選擇的確有限，女性突破和提升的標準仍是依照社會規定的範本而走。

承上，在女性主義者之中，存在各式各樣的觀點嘗試去解釋身體、權力與個人能動性之間的相互影響，卻始終無法定於一尊 (Pitts, 2005)。但近年來，不少女性主義學者都認為在討論身體的同時，已經不能再對科技視而不見，反而應該去思考在持續成長的科技文化中，研究者該如何看待當代的身體實踐？女性主義者又該如何回應這樣的科技？觀察過去女性主義學者們如何看待「科技化身體」的經驗，發現爭辯都主要集中在討論「生殖科技」解放女性的可能性。(Shilling, 2002；引自王瑞香/顧燕翎主編, 2000, 第四章)。不過綜觀過去基進或後現代女性主義者所提及的「科技」都非本文關注的方向，且對「科技化身體」的經驗該如何描述或分析也付之闕如。

在高科技的面前，身體已經不再是個固定的名詞，認同也不再是個僵化的概念，一個人的自我意識被解放，且可以更廣泛地適用於自我管理 (self-management) 上 (Pitts, 2005)。也就是說，一個人的自我意識可以建構於如何管理自己的身體，外人也可以藉由一個人的自我管理得知他對自己的想法。透過當前的醫美技術，科技往往被視作是將我們從自然身體的特徵中解放的力量，把身體改變成如 Anne Balsamo (1995) 所說的「純粹的論述存在」

(purely discursive entity, 引自 Pitts, 2005, 頁 230)。本研究若希望得到女性在除毛手術前後真切的身體經驗與感受，首先就應跳脫出規訓中「客體」的被動位置。若把觀看者與被觀看者這樣二元的框架套在女性實踐除毛的行為上可能落於單純，以後學的觀點來看，觀看者與被觀看者兩方之間的權力流動是變異且複雜的。因此要得到女性身體真正的經驗，必須借重現象學的觀點。

現象學一向強調「返回主體本身」的本質直觀，探討的「本質」並非是指單一主體性的經驗，而是主體和生活外界互動交雜的「相互主體性」。也就是說，主體並不能脫離所處環境而獨立存在，身體的本質也是如此，因此現象身體與外在世界也是呈現「相互主體性」的關係。現象身體的觀點跳脫了生物決定論和社會建構論對於性別身體討論的不充分，現象學提倡以感知意識為主要探討對象，也就是著重身體自己的感知，將其作為主體的意識來源，嘗試摒除、存而不論外在一切預設的社會規範與想像，努力去看見主體本身，還原主體 (陳明珠, 2006, 頁 178-179)。

換句話說，作者認為過往女性主義的觀點仍停留在辯駁女體在父權社會中

⁹ 志願主義 (voluntarism)，假設人可以盡可能的選擇 (Mary Holmes, 2007/謝明珊譯, 2012, 頁 123)，指每個人皆為有主權、特殊獨立、自力自治且對自我負責的個體。(台灣立報【美國特色：志願主義——訪談費舍教授】2012/12/20 <http://www.lihpao.com/?action-viewnews-itemid-125009>)

所佔據的位置為何，即使現今推進到要討論「科技化身體」時，過去那些對於「父權的執著」依舊如鬼魅魍魎般揮之不去。在這樣的身體觀當中，女性彷彿被「禁聲（silencing）」，失去發聲的位置和權力，因為在身體與鏡像中的身體之間，存有太多成規與設定，使得女體成為「存在的不存在」（陳明珠，2006，頁190）。因此，先把女性主義對於身體實踐的紛爭暫時擱置，並非是拒絕或逃避選擇一個固定的發聲位置，而是要透過現象學探討女人原初身體經驗的觀點，幫助本文在檢視權力如何作用於女體時，也一併將女體本身存有的反動／能動性納入考量。

參、 資料蒐集方法

一、 現象學的質性訪談

本文寫作的目的之一就是希冀聽到女性真切的聲音，因此以哲學家胡塞爾（Edmund Husserl）「返回事物本身（back to the things themselves）」的精神為核心宗旨的現象學（Smith, J. A., Flowers, P., Larkin, M., 2009，頁1），是本文於訪談、分析到寫作過程中一路相伴的概念與方法。本文將藉由現象學的取徑來進行深度訪談，關注女性身體的感知，希望得到受訪者真正的身體經驗，看見、還原主體。因此，是否能真的重視受訪者的身體經驗與感受，並盡力問出受訪者是如何理解這些經驗可以說是本文成敗的關鍵。

在深訪之後，為了使受訪者的身體經驗可以從訪談中得以浮現，並呈現富有意義的觀點，現象學也有一套檢析方法。以現象學為基礎的「詮釋現象學分析（interpretative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簡稱IPA）」是質性研究法當中，一個近期才發展並迅速成長的取徑。IPA是請求受訪者以一個專家的角色來講述她們是以什麼角度去思考一個議題（the way they think about an issue），希望幫助研究者檢視人們如何感受（how people make sense）他們的日常生活經驗（Smith, J. A., Flowers, P., Larkin, M., 2009）。也就是說，IPA關注的是個人對於環境狀況的親身感知（personal perception），而不是單純對環境狀況進行客觀地描述（Smith, Flowers & Osborn, 1997；轉引自 Lavie & Willig, 2005）。因此，IPA方法不僅跳脫過去女性主義者研究中非黑即白的研究思維，也提供研究者一條更能深入了解受訪者內在邏輯的絕佳路徑。

本研究的訪談問題擬定參考了 Lavie 與 Willig（2005）以及 De Visser 與 Smith（2007）兩篇以 IPA 方法進行認同研究的文章，列出以下幾個在個別訪談過程中大致上會出現的問題。例如：

1. 什麼事情讓你開始注意自己腋下的毛髮？
2. 成長經驗中，當你不服膺除毛規範時，你發生過什麼狀況？對於這些狀況你怎麼解讀？
3. 舉一個你覺得她很有女人味或性感的偶像，可否告訴我為什麼是她？若她不除腋毛會改變她的特質嗎？

4. 可否描述妳第一次除腋毛／做除毛手術時的動機與目的？
5. 這樣的除毛經驗帶給妳什麼樣的感受？
6. 妳覺得成為一個理想的女人應該具備哪些條件或特質？除毛手術可以幫助妳獲得這些特質嗎？
7. 身為一個女性主義者，妳怎麼看妳的身分與除毛規範及除毛手術之間的關係？（此題僅問具有女性主義思想的受訪者）
8. 妳覺得除毛規範和除毛手術對於妳的意義是什麼？

聚焦的過程也依循幾項原則，像是要奉行對受訪者觀點的徹底了解，以及聚焦在一個人如何對特定脈絡賦予意義（參見 Reid, Flowers & Larkin, 2005）。如 Smith、Flowers 與 Osborn（1997）所說，作為一種現象學的方法，IPA 特別強調的是研究者應該作為一位詮釋者、翻譯者的角色。IPA 透過辨識在社會脈絡中斡旋的各式各樣的意義（Smith, 1995；轉引自 Lavie & Willig, 2005），並假設在探究受訪者的意義世界中，研究者的角色是一個翻譯的角色，讓 IPA 處在一個符號互動者的位置，也因此 IPA 研究說穿了就是一個翻譯的過程（Smith *et al.*, 1997；轉引自 Lavie & Willig, 2005）。

本文使用半結構的深度訪談方法，採立意抽樣（Purposive Sampling），徵求、篩選身邊曾進行過腋下除毛手術的女性。總共訪問三位女性，年齡介於 23-32 歲。

肆、 研究分析與結果

一、 日常生活中綿密交織的規訓網絡

描繪女性在日常生活中與身體毛髮相處的各種經驗是本文關懷的重點之一，因此本節討論的時間軸既回溯至三位受訪女性尚未長出腋毛前的回憶，也延伸到她們對於除毛手術完成後人生的想像。這些過程中的點點滴滴，或看似枝微末節的記憶或反應，都可能是形塑受訪者對於自我身體認同的關鍵，而這個認同形塑的過程也可能反覆強化或改變她們對於自己身上腋毛的觀感。

（一） 腋毛汗名——日常規訓與認同形塑

如 Tiggemann 與 Lewis（2004）所指出，國外女性對於身體毛髮的觀感大多因為「個人或社會道德因素」而較為負面，甚至產生厭惡感。這種對腋毛或黑頭的厭惡以及負面感受在 Z 的訪談中相當明顯，可以看到她用「噁心」、「穢物」以及「鼻屎」等字眼來表達她對腋毛強烈的反感。

Z：就非常噁心啊！就很像鬍渣啦！對……

Z：對，所以既然妳把它當成穢物，就好像妳怎麼把鼻屎黏在臉上沒有擦掉有點快接近，因為妳就是把它當作是一個汗穢的東西就會這樣

另外，U和Y也覺得去除腋毛是一件非常基本的「女性須知」，因為她們認為腋毛與汗水、細菌和異味有強烈的連結，所以導致她們覺得腋毛是不潔的表徵。

U：我覺得除毛好像還有一個點是...**看起來髒髒的**...因為流汗就會容易卡著，如果妳除掉了話感覺起來汗水就不會留在上面，也比較清潔得乾淨，看起來比較清爽.....

Y：我覺得刮掉腋毛是一件**非常基本**的事情，才不會有體味!所以腋毛對我來說是個**非常負面**的東西。

而除了上述認為腋毛是不潔的象徵，以及對腋毛本身的厭惡之外，整理訪談稿中這些女性提及可能導致她們討厭腋毛的原因，還包括社會因素、異性對女性保有腋毛的負面評價、腋毛是原始的象徵，以及認為腋毛長出來後感覺就像一種外來物等。其中與國外文獻研究結果較為不同的是「外來物」與「原始」的概念。我們都知道青春期的過程，兩性身體都會開始出現明顯的變化，但對女性而言，青春期時「長出來的胸部」跟「長出來的腋毛」代表的卻是截然不同的意義。譬如Z認為

Z：.....就是說應該是在那(青春期)之前就已經接收整個社會文化的那種期待、對美的認知，所以妳對於成人的好的感受應該是胸部成長而不是毛成長這種，所以胸部長大會開心

但追問下去，Z並非是因為胸部是女性化的象徵所以可以接受，腋毛則是因為代表雄性概念而感到排斥。她認為，腋毛代表的「原始的」概念才是她無法接受的最大罩門。Z就提及過去高中念女校，上游泳課看到班上同學沒有處理腋毛的經驗。Z指出當時會跟朋友討論，並私下嘲笑那位同學，甚至幫她取了一個綽號--「Jungle」，因為她覺得有腋毛的女性散發著「原始氣息」。以那位同學來說，腋毛在她的身上就成為了明顯的汗點，受到同儕的嘲笑正是不服從社會規範而受到的懲罰，即使這種懲罰是相當隱晦的。另一方面，同樣代表性成熟的月經雖然也造成女性生活上的困擾與不便，但仍舊與腋毛擁有不一樣的評價。

U：我希望它【指腋毛】不要來啊！不要再造成大家的困擾了！它又不像是月經，他雖然惹人厭但還是有存在的意義，那腋毛就惹人厭又沒有甚麼（意義），讓人覺得你幹嘛來啊！

承上，這些對腋毛的負面評價，甚至發現並參與社會中對於「蓄毛女性」的懲罰，都構成了受訪者們對腋毛的厭惡和對自己身體管理的要求，也連帶著影響她們對自己身體的認同。譬如Z就以比較悲觀的形容詞來描述自己不斷生長毛髮的身體「好像(受到)詛咒一樣」，顯見對腋毛的厭惡已造成Z對自己身體的抗拒。

上述Z與朋友對於不除毛的同學的訕笑，其實也顯示出Z對他者（不除毛的同學）以及我者（自己與好朋友）之間差異的認知。即使Z自己的好朋友今天腋毛沒有除，她也會把自己好朋友的行為「合理化」成是她懶得弄，因為Z會認為好朋友對於腋毛的態度應該是跟她一樣的，而不是像那位同學一樣，感

覺「像她那種就是好像一輩子都沒有除過」。這種對於他者與我者之間差異的認知就是一種認同的展現。

而從其他人的訪談中也可以發現這種相當有趣的解釋策略，那就是當她們發現被她們歸類為「應該會去除腋毛」的女性沒有去除腋毛或去除得不夠乾淨時，通常她們都會先幫這些女性「找藉口」，以不小心疏忽、刻意特立獨行等理由去嘗試為這些女性合理化這樣的脫序行為，這種幫他人「自圓其說」的理解方式彷彿是這些女性試圖弭平自己心中對於某些樣板女性應該實踐除毛規範卻沒有確實實踐的認知不和諧。

U：會覺得很驚訝欸！會覺得怎麼會沒有除？怎麼會其他地方都顧到了，這裡卻沒有？會覺得她疏忽了，應該不是不願意做，而是疏忽了吧！

（二） 隱形窺探——腋毛的可見性與必除性

當女體成為被觀看的客體時，腋毛的可見性變成女人焦慮的最大來源之一。訪談過程中，受訪者們在討論除毛的時刻時，經常會連帶出現「別人會／不會看到」的字句，構成腋毛的必除性來自於它可能被別人窺探到的機率。像是Y因為工作需要穿著制服，但制服設計使得腋下部位在舉手時容易露出，使得她下定決心去做雷射除毛。

Y：對，新制服。因為**如果不是新制服的關係的話，我會覺得不用浪費那個錢**，就刮一刮就好，但雖然一直都很想做，可是要花一大筆錢，我就考慮很久，就會覺得到底要不要……

同理，衣著因為因應季節的改變，使得冬天時女人因為長袖衣服可以遮蔽住腋下，也讓女性們獲得了「季節性」的喘息機會。只是這種違背規範的行為依舊會讓女性感到不夠自在，因為女性早已習慣以外界眼光檢視自己身體，因此即便到了冬天，女性對自己身體的監視和管理仍然沒有停止。對於沒有處理乾淨的腋下，即便是自己私下看到也會感到不悅，Z就表示這會令她有一種「有件事情沒有做，大概就是沒有刷牙的感覺」、芒刺在背的感受。U也認為即使「我今天穿很美，可是裡面我忘記除毛，說不定我還是會有點芥蒂來著。」顯見這種內化規訓的力量綿密交織在女性生活中的每一刻。

二、 雷射除毛手術——人為科技創造的「渾然天成」

以這些受訪者的消費標準來說，雷射除毛手術是需要一筆不小的經費的（一個療程約台幣一萬至兩萬），因此對受訪者們來說，「手術經費」既是她們雷射除毛的動機也是阻力。像是U和Z都是因為醫美診所的促銷活動而下定決心去做除毛手術。在她們衡量了手術價格與自己每天除毛所花費的時間精力和時不時產生的焦慮後，覺得「經費夠划算」所以讓她們決定一試。而除了必須付出的金錢成本外，身體也承受著手術過程帶來的痛楚。雖然醫美診所都打著響噹噹「無痛除毛」的招牌，但止痛藥膏和冰敷的效果依舊有限，身體還是會

有被橡皮筋彈以及被指甲掐捏的感覺。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是中國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概念，對於要利用雷射科技永久改變身體的一部分，其實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這些女性以一種「平淡化」的策略來理解運用科技進行身體實踐的行為。像是Y談到雷射除毛整件事對她而言，只是利用科技來解決身體帶來的一個「小麻煩」而已，正如她之前動雷射手術治療近視一樣。

Y：……對於整體來講沒有太大的影響，但有除毛就變成妳少一件事要擔心……就不用在意生理上的小麻煩這樣子

U則用更稀鬆平常的口氣來談論去除腋毛其實「不是一個那麼嚴重的issue」，不需要特地為它扣上一個改變身體天然樣貌的帽子，因為這不是整形，雷射除毛就像化妝、修眉毛一樣，是個變漂亮的過程。

U：我覺得除毛手術這件事它不是一個那麼嚴重的issue……摠，比較像美容，就是比較像保養，就是躺在那邊，有人幫你擦一點東西、按摩啊！

從受訪者們訪談稿的脈絡中可以發現過去她們對於自己持續生長腋毛的身體是感到排斥和困擾的，語氣中反映出來的情緒是非常強烈的。似乎能說她們過去對自己的認知就是個在除毛規範下苦苦掙扎的女性，一直到科技的出現帶來一線曙光，提供了她們一個更聰明方便的方法，讓她們得以掙脫這個桎梏。但有趣的是，一旦開始聊到現在這個進行完手術的身體，她們的語氣就變得較為平和，呈現一種「這其實沒甚麼」的感覺。這樣的差異是很值得細究的。也許這種落差是因為受訪者們覺得她們是藉由科技得到「本來就該如此」的身體，因此沒有甚麼特別需要大張旗鼓稱頌之處。當然，從另一方面來看，也可以說是科技讓她們成為一個對自己身體「更具有自主性」的女人。也就是在這個文明的社會中，我藉由文明科技擺脫原始的象徵，獲得文明世界認同的女性身體。主觀來說，是「她們自己」選擇了去做除毛手術，她們真心認同這個價值，也接受這樣的身體。

上述提到藉由科技得到「本來就該如此」的身體的概念，在Z的訪談中也嶄露無遺。由於Z對於無毛身體的渴望非常強烈，她甚至渴望自己生下來即是如此，或是下輩子投胎後可以擁有一個不會生長體毛的身體。

Z：對阿，最好是生下來就這樣，就太Lucky

Z：就如果投胎了話，可以希望就是不要有毛，這樣就不用花錢去做這些事情，也不用花時間

因此Z選擇雷射除毛的動機其實就是因為希望腋下的美麗是一個「生下來即是如此」的自然狀態，因為那樣的身體是最渾然天成的，身體的美或腋下的乾淨並不需要額外花費金錢和時間去維持，也無須透過任何外在物理或化學的處理方式去做「後天」的修整只為了「使」自己自然。要注意的是，這裡的自然跟Z排斥的「毛髮代表的原始的概念」是非常不同的。在Z的心中，美一定要美得自然，這個自然是一種恆存、無須長期關注或維持的狀態，所以既然生下來的

身體並不完美，Z就藉由人為的雷射除毛手術的「一勞永逸」來幫助她得到理想中「(二度)自然、永遠無毛」的美麗腋下。這代表更深層的意涵是，腋毛的存在對女性來說形成了一種對自我概念的衝擊，也就是許多女性會認為有毛的身體不是自己的身體、不是真正的我，因此為了讓主體能夠認同、接納自己的身體，女性必須對身體施行一些改造以符合主體對「自我」這個概念的認知。

不過即使這些女性對於社會上針對女性的除毛規範，抱持著「本來就」、「應該要」的心態去看待，她們在訪談過程中還是依稀透露出自己清楚這背後隱藏的文化規則，但也強調「自己」是認同這個規則所以才去除毛，是她「自己」想要這樣的。

我：妳覺得妳的身體是妳自己的嗎？

U：是我自己的啊！【迅速回答】所以通常是我想要它怎麼樣才會去做，別人說要怎麼樣我也不會去理他

自認自己算是具有女權意識的Z，也在受訪過程中表示她曾反思過若有身邊的女性，或是自己「身體力行」的去「刻意」留腋毛，自己會有甚麼樣的感受，可以看出Z也曾在身分認同與身體認同之間掙扎。她表達出即使擁有女權意識，也可以清楚分辨社會規範對兩性的不同，但要留住自己的腋毛這件事依然困難重重。

以現象學的觀點來看，閱讀上述的經驗時，我們必須屏除外在的社會建構，嘗試回歸到女性受訪者本身的感受。但其實這樣的解析方式常常很容易被研究者／讀者本身的價值觀所扭曲，造成各自表述，落入各自的價值判斷中。受訪者們利用雷射除毛科技獲得了她們希望得到的光滑腋下，主體位置也在過程中產生了變動，但這個變動並不會隨著除毛療程的告一段落即停止。另外，她們在雷射除毛之前對自己的認同樣貌本身就是多元的，本文並非試圖將這些女性在手術前後的認同簡單二分，而是要透過她們的語言，理解她們的理解，看見她們的認同在此過程中的轉變，嘗試以她們的邏輯去觀看她們的生命經驗。

伍、研究反思與結語

「她不是以她原來的樣子赤裸。她是以旁觀者看她的樣子赤裸。(John Berger, 1972／吳莉君譯，2010)」女人之所以對自身的身體感到焦慮，乃是因為女人的身體自古以來一直都被當作是被觀看的客體，無論是外人觀看我們，或是女人自己審視自己的身體，總是帶著一種疏離。女人也藉由主流價值中界定對「美」的規則和指標，有意無意地反覆規訓自己的身體，以期自己達到標準後能夠成為「真正的女人」。這種無時無刻的叮囑和檢視自己的行為，是一種對身體自主權的不安定感所導致，因此任何會破壞「美的身體的標準」的存在都應該被消滅，譬如腋毛的存在。否則，就會召喚出無止盡的焦慮。

女性處理腋下毛髮的原因有千百種，但對於腋下毛髮的焦慮情緒和不自在

感是普同存在於女性身上的。驅使女性在腋下開始萌發毛髮之後就得開始處理腋毛的，是一種自社會文化和性別意識形態的所衍生出來的集體焦慮。本研究透過女人管理體毛的這個外顯行為，了解女人身體主體與整個社會文化進行互動的過程中，除了與外在世界產生的互為主體性（intersubjectivity）之外，身體又是如何成為文化性別腳本進行控制的客體和實踐的場域。也可發現身體生長體毛所展示（exposition）出來的意義和反動力與社會規範女體應該無毛之間的拉鋸，以及女性在此過程中的主體感知經驗。

如同女性主義者一再強調的「個人的即是政治的（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透過聆聽不同女性個別的生命敘事與經驗，我們能得到「不同的觀看、思考和存在的方式」（Personal Narratives Group, 1989；轉引自余貞誼，2011，頁104）。雖然我無法如編年史般寫出每個受訪者的成長過程，但藉由這些故事讓我們得以一窺除毛規範是如何影響女性的身體認同、是以何種樣態施力於女性身上，且讓女性透過述說和回憶，更了解自己是如何看待自己的身體。因為我認為，當女性開始正視自己的身體、自己的焦慮，比起忽略或否認會來得更更有力量，無論這股力量會在女性生活中的哪一個面向展現。

以 IPA 研究方法進行認同研究的文章並不多，如同其他質性研究法一樣，在分析、詮釋之間，常會害怕自己過度解釋了受訪者的原意，導致在寫作時縛手綁腳的。分析的過程中，我常覺得真實完整的逐字稿才是我的本文，而我的論文本身只不過是受訪者身體經驗的一小部分節錄。我有這個能力將她們豐沛的感受經驗濃縮在我的文字當中嗎？這是最常問自己的一句話。的確，IPA 的每一個分析階段都不只有一種寫作方式，寫作的過程就像是一個創作的過程一樣，我只是一個得以在過程中發聲的參與者（Smith, J. A., Flowers, P., Larkin, M., 2009），而我全部的受訪者都是此文的共筆作者。

最後，使用IPA方法時，我認為特別需要注意的是受訪者與訪問者之間的關係。因為訪問者須擔任一個翻譯者的角色，而要成為一名成功的譯者，訪問者對於受訪者的內在邏輯（inside logic）其實需要一定程度的熟悉，否則很難在分析上有足夠的力道和深度。也就是說，我認為進行IPA方法時，訪問者和受訪者並不能是完全不熟悉的陌生人，否則訪談的分析結果將無法展現或接近受訪者的原意。

參考文獻

1. Basow, S. A. (1991). The hairless ideal: Women and their body hair. *Psychology of Women Quarterly*, 15, 83–96.
2. Basow, S. A., & Braman, A. C. (1998). Women and body hair: Social perceptions and attitudes. *Psychology of Women Quarterly*, 22, 637–645.
3. Barak-Brandes, S. (2011). “I’m Not Influenced by Ads, But Not Everyone’s Like Me”: The Third-Person Effect in Israeli Women’s Attitude Toward TV Commercials and Their Images. *The Communication Review*, 14, 300–320.
4. Boroughs, M., & Thompson, J. (2002). Body depilation in males: A new body image concer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n’s Health*, 1, 247–257.
5. Boroughs, M., Cafri, G., & Thompson, J. K. (2005). Male body depilation: Prevalence and associated features of body hair removal. *Sex Roles*, 52, 637–644.
6. David Goldberg. (2008). *Laser Hair Removal* (Second edition). London, UK: Informa Healthcare.
7. Eagly, A. H.; Ashmore, R. D.; Makhijani, M. G.; Longo, L. C. (1991). What Is beautiful is good, but. . . : A meta-analytic review of research on the physical attractiveness stereotype.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10(1), 109–128.
8. Herzog, D. B., Newman, K. L., & Warshaw, M. (1991). Body image dissatisfaction in homosexual and heterosexual males. *Journal of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 179, 356–359.
9. Hope, C. (1982). Caucasian female body hair and American culture. *Journal of American Culture*, 5, 93–99.
10. Luciano, L. (2001). *Looking good: Male body image in modern America*.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1. Martins, Y., Tiggemann, M., & Churchett, L. (2008). Hair today, gone tomorrow: A comparison of body hair removal practices in gay and heterosexual men. *Body Image*, 5, 312–316.
12. Sourav Madhur Dey. (2012). Discursive self in consumption: Body, Fluidity and Femininity. *Global Media Journal – Indian Edition*, 3(1), 1-13.
13. Skeggs, B. (1997). *Formation of Class & Gender*. London, UK: Sage.
14. Smith, J. A., Flowers, P., Larkin, M. (2009). *Interpretative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Theory, Method and Research*. London, UK: Sage.
15. Tiggemann, M., & Kenyon, S. J. (1998). The hairlessness norm: The removal of body hair in women. *Sex Roles*, 39, 873–885.
16. Tiggemann, M. & Lewis, C. (2004). Attitudes Toward Women's Body Hair: Relationship with Disgust Sensitivity. *Psychology of Women Quarterly*, 28, 381–387.
17. Tiggemann, M., Martins, Y., & Kirkbride, A. (2007). Oh to be lean and muscular:

- Body image ideals in gay and heterosexual men. *Psychology of Men and Muscularity*, 8, 15–24.
18. Tiggemann, M., & Hodgson, S. (2008). The hairlessness norm extended: Reasons for and predictors of women's body hair removal at different body sites. *Sex Roles*, 59, 889–897.
 19. Toerien, M., & Wilkinson, S. (2004). Exploring the depilation norm: A qualitative questionnaire study of women's body hair removal.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Psychology*, 1, 69–92.
 20. Toerien, M., & Wilkinson, S. & Choi. (2005). Body Hair Removal: The 'Mundane' Production of Normative Femininity. *Sex Roles*, 52, 399–406.
 21. Victoria Pitts. (2005). Feminism, Technology and Body Projects. *Women's Studies*, 34, 229–247.
 22. Wei Luo. (2013). Aching for the altered body: Beauty economy and Chinese women's consumption of cosmetic surgery.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38, 1–10.
 23. 丁興祥、李美枝、陳皎眉 (1989)。《社會心理學》。台北:國立空中大學。
 24. 何雯琪譯 (2005)。《厭女現象—跨文化的男性病態》。台北:書林。(原書 Gilmore, D. D. [2005]. *Misogyny: The Male Malady*.)
 25. 何春蕤、楊淑慧主編 (1997)。《性/別研究的新視野-第一屆四性研討會論文集(下)》。台北:元尊。
 26. 李美枝 (民 84)。《女性心理學》(6 版)。台北:大洋。
 27. 李思潔 (2010)。中年女性微整型身體實踐之研究:以大台北地區為例。世新大學性別研究所碩士論文, 未出版, 台北市。
 28. 余振民 (1999)。未婚男性的愛情觀:現象學方法的研究。政治大學心理學系研究所碩士論文, 未出版, 台北市。
 29. 余貞誼 (2011)。我可能不夠女性主義:女性主義認同與實踐的敘事建構。《台灣社會學》, 21, 頁 101-156。
 30. 吳莉君譯 (2010)。《觀看的方式》。台北:麥田。(原書 Berger, J. [1972]. *Ways of Seeing*. London, England: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31. 周亞君 (2004)。打造現代維納斯:美容整型報導之論述分析。淡江大眾傳播所碩士論文, 未出版, 台北市。
 32. 林文琪譯 (2004)。《身體認同:同一與差異》。台北:韋伯。(原書 Woodward, K. [1997].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London, UK: Sage.)
 33. 林淑馨 (2010)。《質性研究:理論與實務》。台北:巨流。
 34. 胡幼慧主編 (1996)。《質性研究:理論、方法及本土女性研究實例》。台北:巨流。
 35. 郝天行 (2013)。「做」女人的難關:胖女性逛街購衣經驗中的肥胖污名與自我認同初探。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未出版, 台北市。

36. 陳明珠 (2006)。《身體傳播——一個女性身體論述的研究實踐》。台北：五南。
37. 陳明莉 (2010)。《身體再思考：女人與老化》。高雄：巨流。
38. 張君玫譯 (1999)。《重塑女體：美容手術的兩難》。台北：巨流。(原書 Davis, K. [1995]. *Reshaping the Female Body: The Dilemma of Cosmetic Surgery*. London: Routledge.)
39. 張錦華、劉容玫譯 (2001)。《女性主義媒介研究》。台北：遠流。(原書 van Zoonen, L. [1994]. *Feminist Media Studies*. London, UK: Sage.)
40. 許純昌 (2007)。閱讀時尚男性雜誌中的「男人味」。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高雄市。
41. 甯應斌編著 (2004)。《身體政治與媒體批判》。桃園：中央大學性別研究室。
42. 劉開鈴、游素玲主編 (2012)。《Judith Butler 的性別操演理論導論》。台北：五南。
43. 劉北成、楊遠嬰譯 (2003)。《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台北：桂冠。(原書 Foucault, M. [1975].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44. 趙旭東、方文譯 (2005)。《現代性與自我認同》，台北：左岸文化。(原書 Giddens, A. [1991].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tanford, CA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45. 鄭至慧／顧燕翎主編 (2000)。存在主義女性主義-拒絕做第二性的女人。《女性主義理論與流派》。台北：女書文化。
46. 賴思彤 (2008)。美的追求與自我的改造—BBS 網路的美妝與生活實踐論述分析。政治大學廣播電視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台北市。
47. 謝明珊譯 (2012)。《性別社會學導讀》。台北：韋伯。(原書 Holmes, M. [2007]. *What is Gender?* London: Sage.)

Abstract

Human body is the most primal mean of communication, people discipline their body according to body norms of modern society. Body is used to be a message carrier, we change our appearances to express the value that we believe and shape our identification also. While we are familiar with the traits that constitute the "ideal female body" as defined by modern society, we often overlook the fact that "absence of body hair" is also an important trait as such. The women's decision of whether to keep or remove body hair has always had political implications. It is of strategic importance in the process of "being female". This thesis focus on laser hair removal of Taiwan's women. Explore how does the subject make sense about the norm of hair removal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eminine identification and strategy of comprehension

Keywords : feminine identification, phenomenology, laser hair removal, interpretative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 (IPA)